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矿工的仇恨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矿工的仇恨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编辑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5年·沈阳

封面设计：安金生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矿工的仇恨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编辑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文出字第1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2号印张·45,000字·印数：1—100,000 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0·615 定价(3)0.16元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階級和階級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階級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階級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了解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憎恨旧社会,从而更加热爱今天,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矿工的仇恨..... 1

——記日伪統治时期西安煤矿矿工的悲惨遭遇

苦难的二十一年..... 13

我的童年..... 23

永不忘的仇恨..... 34

再生記..... 43

矿山血獄..... 52

痛打矿警队..... 63

一張工票訴深仇..... 69

矿工的仇恨

——记日伪统治时期西安煤矿矿工的悲惨遭遇

吉林省辽源矿务局“四史”编写小组

在吉林省辽源市辽源矿务局太信矿东二井的西南，有个矿工墓地，以前人们叫它“方家坟”，它是日伪统治时期在辽源煤矿遗留下来的许多矿工墓地之一，是日伪统治时期西安（今辽源）煤矿最大的柜头——“方家柜”的万人坑。虽然名为“方家坟”，但是，里面埋的并不是什么方家人，而是被日本鬼子、资本家、封建把头残害的矿工。当时有首民谣说：

方家坟，方家坟，
没埋一个方家人；
鬼子把头开坑口，
害尽穷苦挖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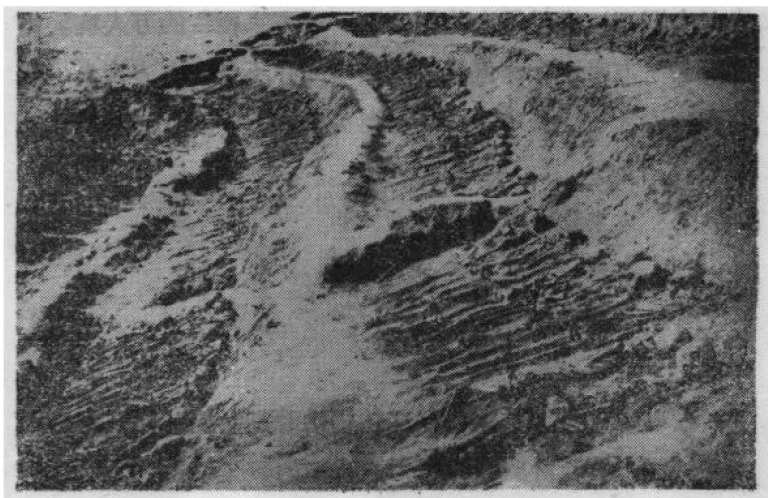
辽源市人民为了纪念在日伪统治时期，屈死在日本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把头手中的矿工，把“方家坟”

改名为“日伪统治时期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并立碑撰文，让人们“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几万矿工的生命

一九六三年九月，太信矿一千三百多名职工，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来到“方家坟”凭吊和祭扫。祭扫的人们，清除浮土，掘开了这块墓地，在这里，尸骨密密麻麻，一具挨着一具，一层压着一层。人们屏住呼吸，含着眼泪，默默地看着这些被残害的阶级弟兄的遗骨。

在基地的东南坡上，有一处大约二百多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三排矿工的尸骨，共有一百七十九具。这些尸骨肩靠着肩，腿挨着腿，尸骨和尸骨之间只有很小的距离（见照片）。从这些尸骨的形状看，有的歪着头，有的蹬着腿，有



的双手和双腿被一道道的铁絲捆绑着。还有的尸骨的头部、臂部、腿部殘留着深深的刀痕，有的骨盆被燒得焦黑……据一些僥幸逃出魔掌的老工人說，这些死难者不是累死的、餓死的、病死的，就是不甘心忍受苦难生活，进行反抗被打死的，或是因为逃走被抓回来給折磨死的。

在墓地的西坡，有一块方方的草地，周圍用草绳拦着。这就是当年的“炼人炉”。据老工人回忆：“方家坟”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埋人，一年零八个月就把这块坟地埋滿了。从那以后，就修了这座“炼人炉”。成千上万的尸体，甚至是还没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里燒成灰烬。在日伪統治的那些年月里，“炼人炉”昼夜冒着濃烟。辽源解放已經十七年了，“炼人炉”遺址上至今还有一尺多厚的骨灰和焦土。

“方家坟”究竟埋了多少死难的矿工，“方家柜”究竟吞噬了多少我們階級弟兄的生命，已經无法計算了。从我們发现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至少有几万人在这里断送了生命。

从火坑到地獄

当时的工人是怎样来到“方家柜”这个人間地獄的呢？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伪“滿洲炭矿株式会社”，派出了所謂“国外募集班”，在天津設立了招騙华北一带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的总机构——“天津北支劳动事务所”。利用封建把头大批大批地招騙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苦群众。“方家柜”的把头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豢养的爪牙

之一。“方家柜”的一批汉奸、走狗經常到关里各地招騙工人。他們到处宣傳：“到关外学手艺去！干活跟玩一样，吃大米白面，穿的好，掙錢多……”于是，大批破产农民和失业工人就受騙了。他們被装进了“悶罐車”。車門一鎖，吃、喝、拉、撒、睡都不許出来。每天給两个掺了豆腐渣的窩窩头，拿都拿不上手来，得捧着吃。渴了，連口干淨水也喝不上。下了火車往矿山去的时候，也由把头、外勤提着棍棒押着走；有时还把工人装在带帆布篷的汽車里故意拉着繞大弯子，不让工人認識道儿，以防逃跑。工人們就这样背井离乡，被押到了“方家柜”。实指望逃出火坑，在“关东”找一条生路，哪曾想，摆在他們面前的，却是一座人間地獄！

人們进了“方家柜”，就象鳥关进了籠子。“方家柜”的四周圍着两道铁絲网，中間夹着一道高压电网，最里面又是一道一丈多高的土牆。从各地招来的矿工和他們的家屬，全部关在这个圈子里。这个大圈的四周有七道卡子門，每个門都有两个提着鎗把的外勤把守着，不許人們随便出入。矿工們上下班都由外勤把头押送。这七道卡子門，只有一道是为矿工开的，而这个門只出不进。这就是“方家柜”往“方家坟”运送死难矿工尸体的大門。

悲慘的矿工生活

每天早晨三点来钟，炕长就吼叫着逼工人上班。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矿工們，就得慌忙地揭开身上的破棉被、麻袋

片，有气无力地爬下炕来。动作稍慢了一点，炕长的鎬把就会打在他們的身上。

一桶发了霉的半生不熟的高粱米飯，往地中間一擲，有碗的就盛上一碗，沒碗的就用柳罐斗盛，用手一把一把抓着吃。吃完飯就被外勤逼着去挖煤。矿工們赤着脚，在滿是冰雪的道路上吃力地移动着，他們要在灯房子領了矿灯，到井口才能穿上昨天下班时脫下来的破胶鞋。他們身上披的是破烂衣片，沒有衣服的就破被子挖个窟窿，套在脖子上，拦腰一系，勉强遮体，在刺骨的寒风中抖成一团。就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們开始了一天的沉重劳动。

井下，昏暗的灯光照着低矮的巷道。遍地积水浸泡着腐朽了的矿柱，散发着发霉的气息。井下巷道毫无規則，生产秩序非常混乱。通风不好，氧气稀薄，掌子面有时憋得透不过气来。許多人晕过去就再也沒有醒过来。采煤掌子面根本沒有安全措施，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下石头把人砸死。在这种生命毫无保障的条件下，工人們每天要被拿着鎬头棍的把头逼着干十二个、十三个、甚至十四个小时的活……

夜晚，該是平靜的时刻了吧，而矿工連睡觉也不得自由。屋里有炕长監視，屋外有外勤、矿警巡邏。睡觉时还必须朝着一个方向：后一个人的面，朝着前一个人的背，誰也不許看別人一眼，不許吭一声。有一夜，矿工張景富睡得迷迷糊糊，不知不觉翻了个身，和后面的人对了面，他們立刻被監視的炕长拖到柜房，每人打了十鎬把。又一次，童工譚

金章冻得实在忍受不住，悄悄向身后的另一个童工說了声“冷”，炕长听見了，就把他們俩拖下炕来，逼着他們面对面跪在地上打“协和嘴巴子”（即互打嘴巴）。同是苦难的兄弟，誰能忍心下手呢！不打，炕长就亲自动手。矿工夜間大小便也是一道难关，不論刮风下雪，都得光着身子出去。有一位老矿工小便時間稍长了一点，就被外勤一脚踢进了粪坑……

这就是矿工們每天的悲惨生活。

殘暴的压榨

解放前的殖民地煤矿是用矿工的性命来换取煤炭的。在“方家柜”，矿工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井下被車軋死的，石头砸死的，瓦斯烧死的，因为缺氧憋死的……天天都有。井口設有停尸房，“方家柜”还专门雇了两个拉尸的。几乎每天都要从井下拖上几具死难矿工的尸体，凑够一車就拉到“方家坟”去。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坑內发生瓦斯爆炸，四百多工人被燒死在里边。有二十多人僥幸生存，他們掙扎着从主井絞車道往井上爬，好不容易才爬到井口，哪知道，日伪統治者为了“保护设备”，早用紅磚把井口封閉了。直到解放以后，恢复生产时，工人們打开井口的封閉墙才发现：这二十多个階級兄弟的尸体，横七豎八地倒在封閉墙边。有的双手攞进地里很深很深，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还有一次，眼看采煤掌子就要冒頂了，把头們还硬逼着刘向、刘瑞等五个工人进掌子。他們剛进去，只听“轰”的一声，頂子塌下来了，五个人活活地被埋在煤堆里。

那时的矿工，誰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常常是下井是活人，上井就成了死尸，而被拖到“方家坟”。

“方家柜”北边有座小桥，那时，每当矿工下井，总有矿工的家屬翘首遙望，目送亲人，默祝亲人平安。但是有多少次，他們等到的却是亲人惨死的噩耗。人們含着眼泪把这座桥叫做“望魂桥”。

生病，对矿工來說，就意味着死亡。鞠永发的父亲因饥饿和过重的劳动得了重病，狠心的把头赵玉春却說：“脑袋硬不硬？硬就得挖煤去。”他父亲被逼硬挺着下井干活，結果左脚被砸伤了，不停地往外流血。炕长說有碍“卫生”，便把他扔进“病号房”。这是一間阴暗、潮湿、无人过問的大房子，工人把它称为“北六号”。“进了‘北六号’，性命就难保”哇！在这里，土炕上躺滿了瘦得皮包骨的人；呼喊声、惨叫声連成一片；横七豎八的尸体发出刺鼻的腐臭气。鞠永发的父亲来到这里，很快地就死了。

在“方家柜”，把头、外勤可以任意殘害矿工的性命。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剛到“方家柜”时，由于吃橡子面窩窩头、喝了脏水，得了泻肚病。他向外勤請假休息一天，外勤班长說：“好吧，晚上給你治病。”常言說：“毒蛇沒有不伤人的，豺狼沒有不咬人的。”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哪里知道

外勤的用意呀！他还真地躺在炕上，痴心地等外勤来给他治病。等到晚上，外勤班长领几个外勤来了，一进大房子，就在屋地架起柴火，把一把大平板铁锹放在火上烧红了。一个外勤提着这把烧红了的铁锹，象恶狗一样扑向姓刘的小伙子，厉声喝道：“起来！给你‘治病’！”并逼着姓刘的小伙子坐上去。他说什么也不坐。几个外勤，七手八脚，把他狠狠按住，小伙子尽力挣扎，无奈他身患重病，四肢无力，终于被几个外勤架着按到红铁锹上了！惨叫声、狂笑声响成一片。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就这样被“方家柜”活活地残害了！

最狠毒的是日本鬼子和“方家柜”还养了一些狼狗专门残害矿工。狼狗圈就设在“方家柜”西北“劳务系”的后边。当时，工人连高粱米饭、窝窝头都吃不饱，可是鬼子却用大米饭炒猪肉一天喂狼狗三遍。还特意雇了一个人侍候狼狗。有一回，工人韩志林想要上街办事，卡子门的外勤不准他走，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电网底下钻了出去。谁知被伪“劳工协会”的狗腿子看见了，把他送到东城“警备班”。“警备班”的强盗，把老韩扔进了狼狗圈，老韩竟被狼狗吃掉了！

过去的资料载明，这里矿工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岁半。他们工作年限在一年以上的，不到全体矿工的三分之一。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矿工，在这里只活了半年左右，就被折磨死了。

在这里，活人和死人都是把头发财致富的来源。把头每騙来一个新的矿工，可以从日本鬼子那里領五十元的“募集費”；每死一个矿工，可以領到八十元的“吊慰金”。狠心的把头为了自己賺錢，恨不得矿工們尽快地死，好再招来新的。

日本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把头的家业，就是在这些累累如山的矿工尸体上建立起来的。一切都是为了牟取最大的利潤，他們对矿工們专橫强暴，压榨、压榨、再压榨，直至榨到矿工只剩一副枯骨，然后弃之于荒山僻野！

英 勇 反 抗

日本帝国主义、买办和封建把头的殘酷压迫和剝削，激起了矿工們的无比憤怒，他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抗和斗争。侥幸活着的老矿工和家屬們，讲到了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怠工，是矿工們比較普遍采取的一种反抗形式。工人管这叫做“磨洋工”或“胡弄鬼”。他們說：“胡弄鬼，胡弄鬼，胡弄一会是一会。”大家下了井，常是一个人在外边“放哨”，別的人在里边歇气或睡觉。把头、外勤来了，“放哨”的工人便敲响铁管或运煤的铁溜子，听到这种信号，大家馬上装出干活的样子。

一人挨打，大家声援，这也是矿工們的一种斗争形式。一九四二年阴历七月，脚行工人出身的牛汉元，不甘心受敌人

的迫害，逃跑沒跑了，被“方家柜”的外勤抓回来。六个外勤按着他毒打。一位姓張的工人看到了，馬上跑回大房子，招呼另两个木匠說：“走！牛汉元快叫外勤打死了，咱們快去！”說着，他們提起斧头就闖过去了，高声喝道：“住手！看你們誰敢再打！”不少工人，这时候也都气愤地圍上去。外勤一看不好，才松了手。

矿工們还利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毀坏机器、設備，或制造生产事故，不給日本鬼子多出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六月，日本鬼子很需要煤。就在这个时候，一井有一个运输工人，和矿工老左核計，采取脱鉤跑車的办法，减少产煤量。一天，他們从井下車場子往左边的一条坑道里“下車”，把煤車挂半截鏈，插半截插銷，結果挂了十二辆矿車，脱鉤“跑”了十一辆。这些車象从高山上奔騰而下的巨石一样，轰隆轰隆飞撞下去，一下撞倒了七架支撑坑道的木棚子，使以后的煤車沒法通行。当天，全井少出了不少煤。有个叫长宅的日本鬼子，拿着鐮头棍找那个运输工人說：“‘登鉤的’！車的，怎么跑了？”那个运输工人說：“插銷自己蹦出去了。”日本鬼子說：“車的跑了，錢的不給你！”那个运输工人說：“不給工錢，我們就不干了！”說完便同五、六个运输工人一起走开了。日本鬼子虽然凶狠，但也怕工人們把事情鬧大，出不了煤，赶紧說：“回来，錢的給你！”运输工人气呼呼地說：“給錢也不干了！”說到做到，他們真把活計撂了，一連三天也沒下坑去給鬼子运煤。

不甘忍受痛苦的矿工們常常成群結伙地逃跑。逃跑，显示了矿工們对旧社会的强烈不滿和反抗。一九四三年秋季的一天，晚上七点多钟，“南二号”独身大房子里有八个人一起冒雨逃跑了。到了电网跟前，領头的工人指着一道水沟对另几个工人說：“快，你們先往外钻吧！”他主动留在最后，拿着铁鍬給大家打掩护，七个人陸續钻出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当他順着沟口往电网外钻时，不幸被外勤发现沒有跑了。經過一陣毒打，外勤把他押到伪“东城采炭所”的“老虎系”去了，以后就再也沒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

解放前，在日伪反动統治时期，“方家柜”的矿工們的各种反抗斗争，虽然是自发性的，成效也往往是很小的，但它却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精神。我国的革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这种英勇斗争精神，一旦取得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就变成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力量！

日 月 換 新 天

辽源煤矿从解放到现在，刚刚过了十七个年头。但是，这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騎在工人头上罪大恶极的“方家柜”大把头蔡九龄，已经被人民政府在矿工墓前枪毙了。他的铁象跪在矿工墓前，受着历史的惩罚，亿万人的責罵。

当年的大房子、卡子門和鬼子殘害矿工的狼狗圈，現在

• 11 •